



# 章嘉大師和我的因緣

林競

民國十四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在北平，革命潮流，瀰漫黃河以北。同時開發西北的空氣，也很濃厚，我因為有特殊使命到西北去，帶了許多國父遺教，由北平經綏遠、寧夏、甘肅，而達青海。又因爲政治關係，就在青海住下，並且擔任西甯區行政工作，管轄縣中有一個縣，叫做大通縣，就是章嘉大師誕生的所在，小地名叫做章嘉昂。附近有寺廟活佛，照例是要來道賀的，那時候大師不在青海，由寺派大喇嘛代表來賀，這是我知道大師的開始。

## 章嘉大師因緣

可是大師很注意我在他家鄉行政的措施，他認爲在民族宗教複雜的地方，尤其回佛二教衝突相當利害之後，而我能以比較客觀而超然的精神，來處理各種糾紛，是不容易的。他在圓寂以前，也常常對我提到的，民國三十七年，在南京開國民大會，有一天大師來看我，彼此談論西北和大會情形後，我想起我在杭州時候，曾發願重建雷峰塔，因爲我幻想第二次大戰以後，世界人類當然企望得到永久和平，重建雷峰塔就包涵祈禱世界和平之意，發起人我預定邀請全國佛教大德，國民大會全體代表，各省議會議長，中央和地方各首長，以及各國駐華使節參加，緣起文章是請陳鶴士先生寫的，錦緞裝裝的冊子，頗爲美麗，剛好大師來到，我就請大師做第一名的發起人，大師去年還談起我當時用一枝新筆，慎重其事的請他寫，我已忘記用新筆，而大師却說，我不能不佩服大師記憶力特別的強。大師後來一度來杭州，我和杭州佛教徒曾在華藏寺，開會歡迎，並且還陪大師遊玩各處名勝。

## 宿植德本

王德溥敬題



大陸淪陷，我和大師先後來臺，接觸機會雖多，大半總在善導寺法會上會面。四十一年中國佛教會成立，大師約余爲秘書長，力辭得免。四十四年中國佛教會第三屆成立，大師爲理事長，又邀余爲秘書長，余仍以體弱、血壓高、於佛學無深刻研究，且未必能見好於各方辭謝，大師堅決表示非就不可，各理監事又來敦促，乃勉允擔任一時，如環境不許可，自當知難而退。並聲明爲私非爲公，所云爲私者，爲大師誠意所感，情不可却也。結果余只擔任二個多月，便辭去。大師亦因體病，向理事會提出辭職書，理事會雖未允許，而大師之病，確已日久愈深。在這一階段，正逢日僧會持秀峯等五人送玄奘大師靈骨歸國，當時日月潭和獅頭山爭迎靈骨，大師主張在佛教會的立場，只有貫徹原來的議決案，各方均無異詞，以見大師處事之大公。

四十六年三月廿四日，臺南湛然精舍佛像開光，住持慧峯法師請大師南下，主持典禮，大師允許，並邀余同行。是日大師只在官邸用一次早點，車內未進食物，到站後四眾歡迎，盛極一時，次日修密法，傳長壽無量佛心咒，文殊菩薩心咒，綠度母咒，余爲譯臺語，下午又傳六字大明咒。大師平日對余說話，比較無拘束，無話不談，他說他和現在臺北外甥賀永慶的母親是雙胞胎，他是弟弟，大師說：前清晉京時，姊姊曾經同往。抗戰時在成都姊姊亦來，勝利後歸去，現時尚在人間。大師說：他的祖

青海真是一個佛國，原來喇嘛教分有紅黃二種，紅教亦名舊教，黃教亦名新教。新教從明代才有，清朝對黃教特別尊崇，故現在黃教傳布最廣，黃教的祖師宗喀巴，就生在青海西甯縣魯沙爾地方。前藏的達賴，後藏的班禪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，內蒙的章嘉，是宗喀巴的四大弟子。這四位活佛，在宗教的地位，自然都是領袖一方，全國沒有人堪與比擬。其在政治上的地位，在前清帝制時代，幾乎可以說除了皇帝以外，就要算他們了。這四位當中，除哲布尊丹巴，被蘇俄指使外蒙傀儡政府打倒宗教，於民國十三年圓寂，不再轉世外，其他三位完全誕生在青海。再則清代所封蒙古的八位高僧，爲八大呼圖克圖：(一)章嘉(二)錫埒圖(三)敏珠(四)阿嘉(五)喇果爾(六)濟隆(七)桑薩(八)察罕。這八位中間，就有七位是青海人，章嘉大師又是其中的領袖，他們經常住在北京，每年或二、三年到自己所屬區域巡視一次，八大呼圖克圖之外，普通的呼圖克圖，不下數十位。至於所謂轉世的活佛，幾乎每寺都有一位，就有好幾位活佛，拉卜楞寺是青海最大的一個寺，就有十八個活佛。我在青海時候，常常有活佛來會，照例於見面時，雙手要遞給我一方哈達——(印有佛像和經咒的綾布)作爲見面之儀。其次便進藏紅花，或麝香，藏棗，藏香，氈氍——(毛織品)諸物，我也照例要回拜他們，並設筵款待，還要送黃緞、磚茶、冰糖、磁器等物給他，這可以說是邊疆特有的一種風光和禮貌。

我雖然在青海三年之久，因爲大師沒有回家鄉，所以始終未曾謀面。

父母，父母，均長壽八九十歲，父親是一位紅教。

有一天清閒無事，大師在精舍樓上談，一生有三奇遇：一次在青海大通縣却藏寺，他的師父修四輪金剛法會時，天雨妙華，現五色光如虹，在佛經上是常提到這種殊勝境界的。又一次在五臺山，久旱無水，口渴，見三僧人衣飾莊嚴，面相淨好，見大師至，口噙阿彌陀佛，借大師碗一（藏人習慣身上均帶碗，碗有極名貴者）。向池中取飲，又各一碗供大師，大師先後共飲三碗，飲竟，三僧忽不見。呼寺僧詢之，謂此池實無水也。又一次送清光緒皇帝喪至西陵，將下葬，見天降雨現五彩雲九道，蜿蜒如龍，送葬者見此均流淚，蓋此地名九龍岡，清代皇帝傳至光緒，恰為九數也。大師又言：七歲入觀西太后，太后抱置其膝，庚子之役，八國聯軍入北平，太后西狩至太原，大師時十歲晉謁，進白銀千兩，太后見面大哭，無以為贈，以親手所畫摺扇與之。（此次大陸淪陷此扇已瘞矣）太后又說心痛，要大師為之誦咒，大師為誦長壽無量佛咒，須臾云已瘞矣。次日又召見，問前途休咎，大師答，宜往西行，但當時外間盛傳將東歸，以博太后之歡，故大師之師父頗責大師不當信口開河，然結果仍西行，如大師所預言也。大師出，李蓮英在院中陪大師玩，是日太后又贈大師珊瑚一枝，黃緞四匹，均戴瀾為之備辦也。大師又言，光緒帝頗有宿慧，脫帽拜佛，雖喇嘛不如也。

大師對於黃教紅教無成見，曾對我說，真正了解佛法者，必無紅黃新舊之爭。引某經所言，蓮花大師與宗喀巴均一佛之轉世，大師通藏、蒙、滿、漢、文字，據說通梵文再學藏文亦容易，通藏文再學蒙古亦容易，通蒙文再學滿文更難，通滿文再學漢文亦較容易云。

四月二十九日宜蘭念佛會落成，星雲法師請大師前往指示，大師演稿由余代讀，對於星雲法師之努力，頗為嘉勉。

大師智慧甚高，記憶力尤強，遠非一般人所能及。我最欽佩其禮節的周到，大約是少年時受禮教薰陶的緣故，余偶然問大師，過去有無財產，大師說我對這點素不重視，不過抗戰前據管家人的報告，散在各蒙旗之羊羣，有十九萬隻。馬八萬匹，牛八千頭。在五臺山有白銀數萬兩；抗戰初起，接國府電囑往南京，未出發之先，日本派武官持勳章及銀器多件來游說，蒙疆宣慰使名義照舊，月給三萬元，大師拒之。電閻錫山主席派車送往南京，閻派卡車十餘輛，小汽車三輛，僅到達大小車各一輛，因沁州已失守，其餘車輛均為敵人所阻，故全部財產蕩焉無存。這次由成都動身，更為匆促，所有法器及印信均未帶來，他可知矣。

我拉雜寫了太多，不得不暫行結束，就我所知道大師第一大願，在反攻復國，弘揚佛法；並恢復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。次一大願，就是希望在反政前，趕快把玄奘大師靈骨塔寺修建起來。大師說，為弘揚中國佛法於世界，奠定臺灣地方的平安，以及表示日本僧人送還之盛意，必須速修塔寺。吾人為紀念大師，最好能够完成大師未了之願，那就再好沒有了。關於轉生問題，說的人很多，都是一種推測，目下還談不到，我想不提。

# 追念章嘉大師

李子寬

我皈依三寶二十八年，親教師之最親切而親最近者，顯教為太虛大師，密教為章嘉大師，太虛大師於抗日戰爭勝利後，第一次佛教整理委員會整理告竣時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圓寂，四月八日荼毘，得舍利四百餘粒；而心藏不壞。章嘉大師，於共匪叛國，大陸淪夷，國民政府退處臺灣，第二次佛教整理委員會整理告竣時，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四日圓寂，十一日荼毘，十八日開龕，得舍利數千餘粒，而心藏晶瑩，如海綿，如水晶。兩大師福慧雙修，功德圓滿，留舍利於人間，光明普照，自是我佛教之光榮，而永遠令人追思崇拜者，惟章嘉大師之出生應化，與其在政治上之地位，較太虛大師不同，他第一二三世生於印度，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等世，生於西藏，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等世，生於青海，應化蒙旗，歷世多受國家之封號，在中華民國，封為護國淨覺輔教大師，等於國師地位，至其修持，熟讀上乘五部經典，終其身持金剛頂咒，未曾間歇，過午不食，跏趺坐禪，為其常課，其護國衛教之熱忱，與太虛大師無二無別，而福相莊嚴，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兩大師又皆一致，今於追念太虛大師之後，又哀念章嘉大師，但期大師迅為轉世，挽救國難教難與此娑婆苦惱眾生，大師其許之乎。

請轉法輪  
嗚呼！生靈塗炭，不任世道初過，木師於其年萬姓困厄，將五十年，其時師尚為學人，抗戰軍興，余與貳季陶朱子橋陳萬士陳國伯諸公發起護國是法會，請師建壇於成都，余親蒞壇頂禮，悲憫言容，余在心目與次發誓修訂中華藏經，請師為主修師曰：諾。應做之事，就即不成就於我，亦必

有人起成之嗚呼！竟成孤鴻，其時原發起十二人以師為現，五錢錢後，心參加者已三百人，年餘，大師師為勉勵我後人，毋忘師志，揮佛團，師第五言，我在以我為師，我古以戒為師，公乃以中華大藏經為我人，乎以此修藏，蓋於前清龍藏以後，起之難，與中國無完全佛學圖書館定為第一期十二年完成，四大法類以後修藏，會仍行存

在並以前集經，藉成三佛學圖書館，以所積基金及藏經，實款為修藏及法經，永遠基金，藏經年日出圖書，日增，此師之心願也，與師度生誓願，眾生無盡，轉世無盡，同一無量壽，眾生持度，藏經修造，速速，殊殊，殊殊，法輪同圓，種種。

章嘉大師靈鑿  
觀章嘉主修  
大藏功虧一簣，願業重明為遠去  
眾生持度，佛法須空，空運歸來  
屈映光敬請